

巴黎

现代城市的
发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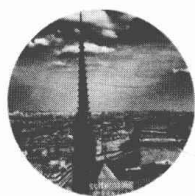
[美国] 若昂·德让 著
赵进生 译

PARIS
HOW PARIS BECAME

译林出版社

巴黎

现代城市的 发明



HOW PARIS BECAME
PARIS

THE INVENTION
OF THE MODERN CITY



[美国]

若昂·德让

著

赵进生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：现代城市的发明 / (美) 若昂·德让 (Joan DeJean) 著；赵进生译.
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7.7
书名原文：How Paris Became Paris: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City
ISBN 978-7-5447-6746-0

I.①巴… II.①若… ②赵… III.①城市史—建筑史—巴黎
IV.①TU-098.15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5667 号

How Paris Became Paris by Joan DeJean

Copyright © 2014 by Joan DeJea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tell Agency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0-2014-536 号

巴黎：现代城市的发明 [美国] 若昂·德让 / 著 赵进生 / 译

责任编辑 陶泽慧
装帧设计 韦 枫
校 对 梅 娟
责任印制 单 莉

原文出版 Bloomsbury, 2014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8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0
插 页 8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746-0
定 价 5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，质量热线：025-83658316

谨此纪念未曾到访巴黎的
范妮·德让·热南（1924—2012），
相信巴黎是她所爱。

致读者

本书始于绘画，它们描绘了巴黎在17世纪落成的重要建筑。本书选取了巴黎早期的一些黑白画作，插入各个章节对正文进行补充。对一些重要的油画，我保留了彩色版本。这些图像生动地表现了17世纪巴黎的面貌，其中既有时人目睹的层出不穷的新发明，也有巴黎人希望展现给外部世界的样貌。

所有引用的一级和二级参考文献均列于本书的末尾。

目 录

引 言 “宇宙之都”	1
第一章 走向现代的起点：新桥.....	23
第二章 “灯火之城的光芒”：孚日广场	49
第三章 “魅力之岛”：圣路易岛	69
第四章 革命之城：投石党运动.....	87
第五章 敞开之城：巴黎的林荫大道、公园和街道.....	110
第六章 光和速度的城市：改变都市生活的市政服务.....	140
第七章 时髦之都.....	165
第八章 金融和新财富之城.....	194
第九章 浪漫之城.....	218
结 语 看见城市的历史：绘画和地图中的巴黎变迁.....	239

致 谢.....256

参考文献.....258

图片来源.....280

索 引.....286

引言

“宇宙之都”

一座城市何以伟大？

17世纪以前，欧洲最负盛名的城市以其悠久的历史著称。游客怀着敬仰之心来到罗马，瞻仰古迹和老教堂。他们没有追求新奇和刺激，而是寻找艺术的灵感，沉迷艺术的世界。到了17世纪，一种新的都市空间和生活模式诞生，并为后世的所有城市效仿。正如现代城市的定义所言，设计一座现代的城市，是以它别样的风采吸引游客的目光。在那时，居住建筑和史无前例的城市设施取代了过去宏伟的宫殿和教堂。无论对巴黎的居民还是前来的游客，城市体验都得到了重塑。现代的城市面向未来，而非过去：速度和变化成为城市的代名词。

很快，许多欧洲人便发现，只有一座城市配得上现代之名。这座城市就是巴黎。

到了17世纪末期，一种新的出版物诞生。这是一类专为徒步探索

城市的游客设计的袖珍游客指南和地图，也是当代旅行指南的鼻祖。这类出版物起初向欧洲人介绍巴黎。在这类书的作者看来，巴黎这个地方如此具有革新精神，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和理解。到了1684年，热尔曼·布里斯（Germain Brice）的作品《巴黎的奇趣景点新指南》成为18世纪50年代之前所有城市旅行指南中最畅销的一本，很快就被

1 翻译成英文版的《巴黎新指南》。

布里斯的书逐一介绍了巴黎的街道以及街区。正如他在“前言”里解释的，“走一趟路，人们能看到许许多多美丽的事物”。布里斯是巴黎本地人，也是资深的专业导游。从他作品的内容结构可以看出，他已经认识到，旅游的群体已不再限于一小群坐着私家马车逐个游览古迹的人，这类人极少留意乏善可陈的城市景观。到了17世纪80年代，一种新的城市基础设施让步行变得更加便捷，而沿途也随处可见美景，城市本身就是一道风景。

布里斯在1698年版的指南中也附送了一种全新的便携赠品。书里有一张折叠的地图，为徒步的游客提供信息。随着巴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，法国的制图学迎来一个黄金时代。由于17世纪的城市景观一直发生着变化，从未停步，新的地图不断产生。无论是地形图、鸟瞰图，还是特写，每一位地图画师都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巴黎的故事。

第一幅地图在1692年由尼古拉斯·德费尔（Nicolas de Fer）设计，针对的群体是逐渐增加的外国游客。当时一份期刊形容该地图尤其适用于“对巴黎一无所知”的游客，今日的游客地图仍然沿用德费尔的结构。地图的左侧用字母顺序列出城市的街道，右侧则是景点，既包括教堂和宫殿，也包括桥梁和路堤。地图是方形的，横向用1到14标号，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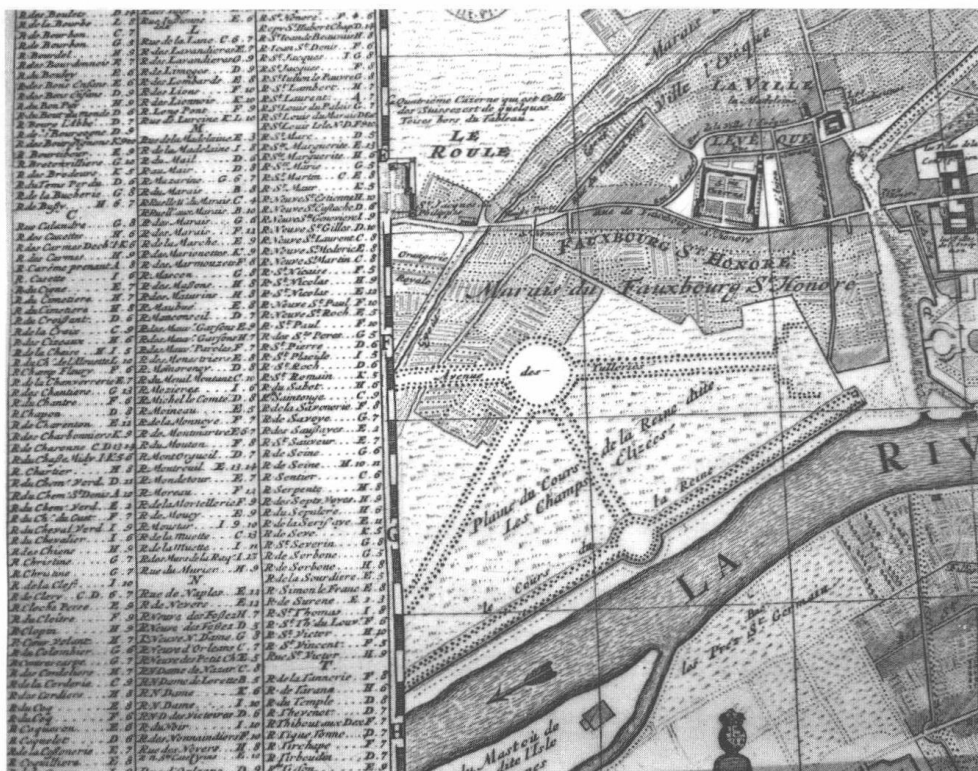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1694年，尼古拉斯·德费尔设计出史上第一张袖珍巴黎地图，帮助游客徒步游览巴黎。本图为当时新建的香榭丽舍大街的平面图。图上，巴黎的街道用数字和字母列出，方便读者迅速从地图上查找

向用字母A到L，均用脚步的距离为单位，“能让每个人一目了然两点之间的距离”。德费尔事实上给徒步游客提供了地图和旅行指南的综合体。到了1694年，他出版了一种小格式的地图（9英寸×12英寸），可直接放入口袋。这种版本的地图如此详细，使得探索当时刚纳入巴黎版图的香榭丽舍大街一带变得十分方便。德费尔的 innovation 拥有怎样的意义，布里斯再明白不过了。因此，布里斯后来决定再次发行1698年版的旅行指南，并且附带了一幅折叠式地图和一张以字母排序的街道列表。

在此之前，关于巴黎的著作也并非罕见，比如雅克·德布罗伊尔在

1612年出版的巴黎古迹著作。不过，这类作品（比如安德烈亚·帕拉迪奥出版于1554年的作品，主要介绍古罗马古迹和中世纪朝圣教堂）主要涉及市政建筑和宗教古迹，它们的目标读者是那些用历史丈量城市的游客。约翰·斯托在1598年出版的《伦敦概况》，以及托马斯·德洛纳在1681年出版的《伦敦现状》，都带有古文物研究的倾向。其中现代伦敦的形象则主要是作为商业中心和金融枢纽。相较之下，关于巴黎的旅游指南，表现的则是一座这样的城市，它充满创新的活力，吸引多样文化，激发着能够革新都市生活的思想。

最近的研究显示，一旦城市获得名声，无论这种名声是喧闹或者宁静，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动摇。而这些最初的巴黎旅游指南也能很好地解释，巴黎的城市意象何以矗立于世界伟大城市之林。

为何现代的游客选择到城市旅游？布里斯和德费尔对此看法近似。在布里斯看来，游客不再乐意去考究历史的细节，反而更喜欢带上一本指南，这类书记载了“现代居住建筑的最新趋势，而不是公墓里的（拉丁文）墓志铭译文”。因此，布里斯也像德费尔那样，在书中描绘了那些在17世纪对巴黎城市体验最为关键的建筑，其中既有私家住宅，也有新型的公共设施，譬如大街。

城市用什么吸引游客？布里斯的旅行指南、德费尔的地图，以及其他在17世纪90年代诞生的新型出版物对这个问题作了全新的解答。让我们以尼古拉·德布勒尼（Nicolas de Blégny）在17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为例，这也是最早的内行人城市指南。在他的《巴黎城区各地》以及《有用之书》中，德布勒尼放入了前人从未重视的信息，比如如何找到最好的布里干酪，或者高黄油成分的奶油蛋卷；比如宫廷贵族的御用裁缝的姓名，以及“人生大事”的承办人的住址，还有各类奢侈品的购买地。

这些出版物都提到了17世纪诞生的一种新的城市模式。在这种模式中，一座伟大的城市不只是各种建筑的集合，也不仅仅是一座遍地古迹的都城。一座城市之所以值得一游，是因为时下的辉煌和当代的建筑，是因为经济生活、文化生活以及丰富的娱乐活动带来的勃勃生机。游客若想瞻仰古迹，仍会选择罗马，但是追求新鲜感和最前沿事物的，如艺术、建筑、商业、时尚或饮食，则会前去巴黎寻找新的体验。他们用全新的游览方式，手里拿着布里斯的指南走在街道上。比如，英国医生马丁·利斯特(Martin Lister)曾于1698年在巴黎这样做，路易·利热(Louis Liger)在他1714年出版的指南里也曾建议读者作此尝试。游客停留在教堂的时间少了，在咖啡店和公共花园的时间多了；他们在公墓的时间少了，逛商店的时间多了。他们不仅要游览教堂，也想要吃得舒心，穿得称心。

巴黎并非向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。16世纪下半叶的数十载，法国饱受天主教徒和清教徒战争的摧残。对首都在该世纪末的惨状，研究巴黎变迁的历史学家米歇尔·费利比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1597年的巴黎失去光彩，破旧不堪，百废待兴。”事实上，17世纪初期的巴黎街道，还能见到野狼出没。

在1597年和1700年之间，这座历经灾难的城市得以重建，面目一新。统治者首次请来了从建筑师到工程师的各行业专家，研究城市的布局。他们采纳了专家们关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建议。这种协同努力产4生了革命性的公共工程，加上容纳这些公共工程融入的环境，带给巴黎科技领先的美名，令其城市规划和现代建筑在欧洲引领潮流。

也只有在这些突破性的工程推向更广的受众后，这些项目才得以激励他人以及后世。城市规划刚开始重塑巴黎，甚至连这些公共工程的砂浆尚未晾干，第二次改造便开始了。一座城市顷刻成为传奇，为历

史上首次。

整个17世纪，每经历重大的规划，巴黎都能从中获益。这种规划用今天的话来形容，即“品牌再造”。在无数出版物和绘画中，作家和画家们记录了这座城市从废墟到都市的奇迹转变，并且将其刻画成一处旅游胜地，一个大千世界的缩影。戏剧家、小说家、巴黎史学家、指南书作者、画家、制图师和版画家笔下的巴黎，无论是城市自身还是居民，都笼罩在特别的光环下，比任何地方或任何人都更加优雅，更具魅力。一个将持续数个世纪的神话自此诞生。

随后产生的种种巴黎愿景也同时反映了城市现状，以及构想者对都市生活的幻想。许多愿景实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宣传，其所言并非完全属实，却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，那就是城市的自我感知。当时产生的关于巴黎的文献丰富而繁多，从中即可得知，这座城市如何代言自己。这些书籍和图像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。它们让巴黎人引以为傲，并且产生了社区凝聚力。它们还教会了人们如何使用革命性的公共工程和设施，比如如何漫游公共花园，如何使用街灯，如何搭乘公共交通到达城市的远处。这一系列的作品呈现了巴黎作为现代化重镇的最初构想。

许多巴黎的推崇者开始使用夸张的修辞来表现这座城市激发的热情，如“无与伦比的城市”“世界的缩影”“自成一个世界”“全体人类的故乡”等。环球旅行家弗朗索瓦·贝尔涅里 (François Bernier) 曾宣称，“所有的原创性思想均起源于巴黎”。剧作家皮埃尔·卡莱·德马里沃 (Pierre Carlet de Marivaux) 通过笔下的一位人物说过：“巴黎就是世界，其他城市与之相比，顶多算郊区。”而卡拉乔利侯爵 (Louis Antoine Caraccioli) 这位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人，则形容巴黎是“世界之都”，“世界之城”。

昔日废墟，成为今日神话。

公元987年，巴黎成为法国的首都和君王的官邸所在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，城市的地位历经波折。这片土地上，先后发生了百年战争（1337—1453）和法国宗教战争（1562—1598）。1415年，法国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战败，国王放弃了巴黎。1436年，查理七世再次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法国。然而，整个17世纪里，瓦卢瓦王朝仍然从他们位于卢瓦尔河谷的城堡而非卢浮宫实施统治。1589年，亨利三世遭宗教狂热分子暗杀，瓦卢瓦王朝覆灭。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，也是波旁家族的第一位国王，曾两次武力夺取巴黎，均以失败告终。亨利四世最后通过外交手段夺回了这座饱受数十年战争摧残的都城。1594年他进入巴黎，当时的巴黎面积庞大，是君士坦丁堡以西最大的城市，却也是千疮百孔，城市功能完全丧失了。

然而，亨利四世有着卓越的效率。他颁布《南特赦令》，使得宗教宽容成为基本国策。此外，他还和西班牙人签订了一项条约，到了1598年，他通过上述措施，完成了统治时期的第一个目标：实现和平。随后，他重组了国家的行政机构。在宗教战争中，各省的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权。亨利四世开启的新政策使巴黎完全成为法国政府的中心，他之后的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也继续实行这些政策。行政功能逐渐集中，法国君主制逐渐变成专制。不过，让巴黎脱胎换骨的，却是亨利四世建设城市的才干。

对这座饱经战争劫难的城市，亨利四世启动了他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项目，进行彻底的改头换面。在他1610年遭暗杀前的十多年时间内，他已使巴黎踏上成为“宇宙之都”的康庄大道。

事实上，国王的巴黎规划已然十分宏伟。在1691年3月，巴黎市政府收到通知，说“陛下已经宣布，将尽毕生之力，打造一座绮丽辉煌的都城，使巴黎自成一个世界，成为一个奇迹”。国王很快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。法国当时的期刊《法国信使》曾写道：“亨利四世成为巴黎的当家后，你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建筑工人。”仅仅过了六年，这位国王写信
6 给法国驻梵蒂冈的使者茹瓦厄斯枢机，谈到“关于巴黎建筑的新闻”。他列举了几项最令他骄傲的公共工程，并说：“这个城市的变化将让你吃惊。”

一百年后，尼古拉·德拉马尔 (Nicolas Delamare) 这位研究巴黎市政管理的历史学家肯定了这位国王的豪言壮语。他认为，亨利四世以前，“似乎从未有人想到过美化巴黎”。每当亨利四世或当时的崇拜者自豪地列举那时的建筑成就时，总会首先提及被称为“法国两大奇迹”的都市工程：其一为新桥，它改变了日后欧洲城市和河流的关系；其二为皇家广场，也就是今天的“孚日广场”，它引领都市公共空间的变革。评论家们往往会强调，“亨利四世在位初期，巴黎是片巨大的荒地，到处是空地、平原以及沼泽，人迹罕至，遑论房屋建筑”。国王将空空如也的土地改造成新的都市景观，创造了新的进程，让城市彻底告别1590年的惨状。甚至，一些外国人和巴黎人时隔几年后回到巴黎时，都会看到“城市的面貌截然不同”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巴黎的面貌日新月异。亨利四世的儿子路易十三，虽没有父亲那般宏大的规划，却也完成了父亲最受瞩目的几大工程，包括圣路易岛。路易十三将大片的“贫瘠之地”改造成巴黎最典雅的社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圣路易岛。自17世纪40年代建成至今，那里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最初的面貌。路易十三的儿子对城市也有宏伟的计划，是其祖父不折不扣的继承者。

路易十四的宰相^[1] 让-巴蒂斯特·科尔贝尔 (Jean-Baptist Colbert) 在1669年亲手写下的两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点。第一段话列举了一系列重大的建筑工程, 结尾写道:“到处是宏伟壮丽的景象。”第二段则可视作路易十四的绝对命令:“这个王朝绝不止于微小的成就。”

亨利四世时期规划的城市区域和范围, 远不如17世纪最后几十年。无论是左岸或是右岸, 无论是城市的边缘还是城市的中心, 各地建筑(包括标志性的卢浮宫)都在重建, 社区也在重新设计或者重新规划。1677年创作的版画展现了卢浮宫外观的翻新, 也很好地说明了这座城市到处大兴土木的现象。巴黎是一座永远在变动的城市, 它急于摆脱自己的过去。当时的人无论朝哪个方向走15分钟, 总能遇到造成这种 7 印象的情景。

路易十四对这些工程的关注可谓事无巨细。1672年5月, 科尔贝尔写信问他, 这些细节是否太让他费心, 他的回答则十分明确:“我想了解到细枝末节。”

1666年, 伦敦遭受严重火灾。火灾过后, 查理二世收到一些对灾区进行现代改造的计划。其中, 克里斯托弗·雷恩曾提议, 大力效仿巴黎的规划模式。然而, 由于伦敦的业主担心权益和税收问题, 就急忙启动重建了, 所有重大变革的想法因此搁浅。在巴黎, 占据绝对统 8 治地位的君主和同样坚决的市政当局同心协力, 造就了现代史上第一座不通过村庄自然发展扩张成城市的首都。巴黎的外观由直线、直角和斜向辐散的大道组成, 这种外观也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城市, 从最先的欧洲, 到之后的其他地区。1698年, 一位英国游客称:“巴黎的街道

[1] 1661年马萨林去世, 科尔贝尔接任宰相职位。——脚注皆为译注, 下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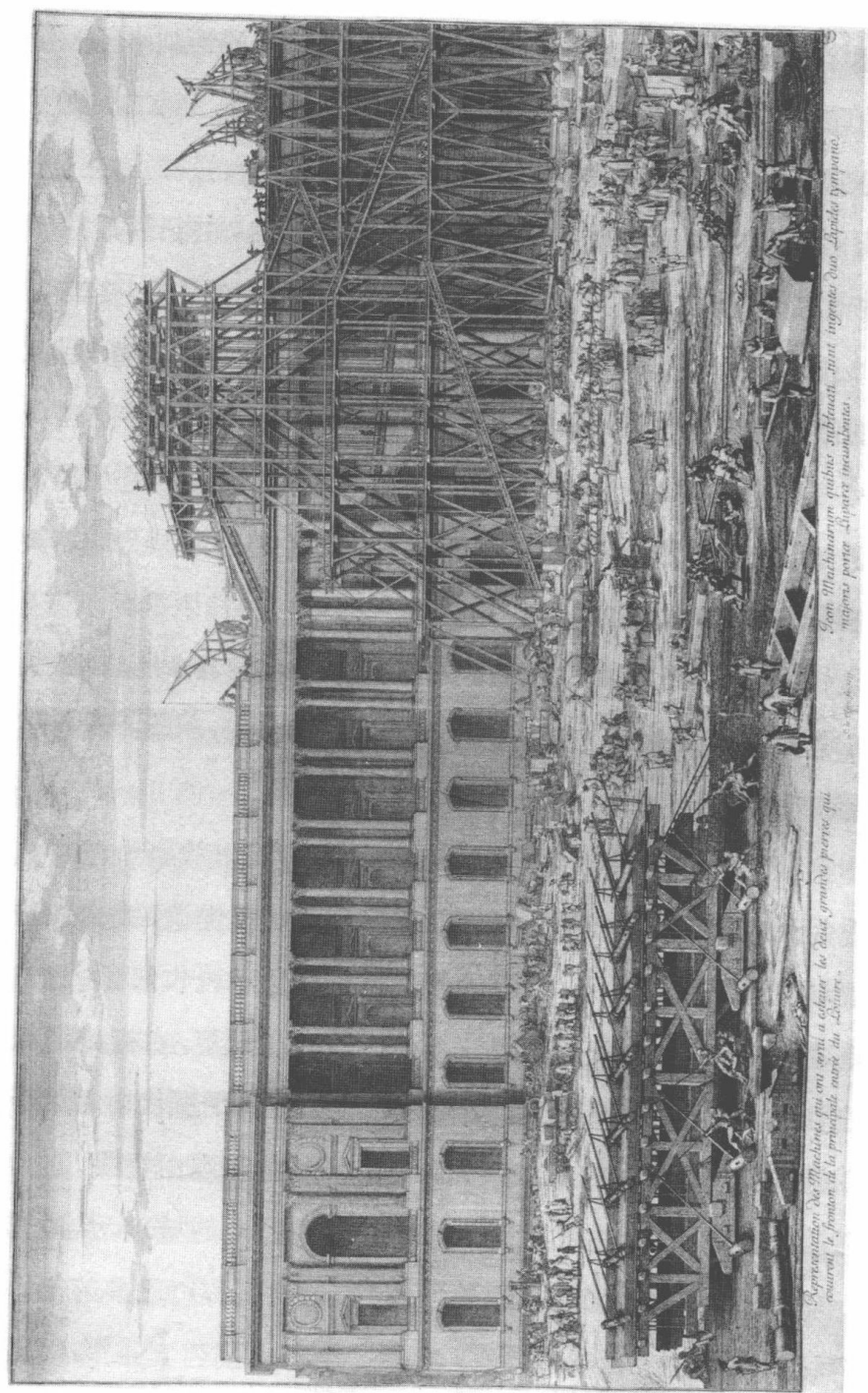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17世纪的巴黎，到处可见重大建筑项目的工地。塞巴斯蒂安·勒克莱尔的版画描绘了卢浮宫在17世纪70年代的翻新工程